

政大遷校記 (一)

劉 昌 博

記得有一位哲人說過：「那些不能緊記着過去的人，要被處罰去重覆它；那些能够享受以往生活的回憶的人，等於活了兩次。」

誰都不願意被處罰去重蹈覆轍，過顛沛流離的苦難日子；那麼我們就來回憶往事，重拾舊夢，惕勵將來。

炮聲隱約危城失眠

這是廿九年前的往事了！我從塵封已久的日記中搜尋出來，恍如隔世，真有如活了兩次的感受。

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下旬，徐蚌會戰已悲劇式的落幕，共匪加速南侵，國軍又從滁縣和揚州撤守，匪軍用大砲隔江轟擊鎮江附近一段鐵路，使京滬路要賴搶修去維持通車。在津浦戰線上，匪軍前哨已進逼南京對岸的浦口外圍，南京城內不時可聽到前線的重砲轟擊聲響，謠言滿天飛。饑寒交迫的難民麋集，尤其在下關一帶特別多；已有暴民在街頭搶劫米糧店，當時的南京真成了一座「危城」。

國立政治大學紅紙廊校本部大禮堂門前兩側牆壁上，貼滿用舊報紙寫的意見書，每張後面都簽有支持者的學號；各抒所見，琳瑯滿目，大家呼它是「民主牆」。牆上的意見可分兩類，那一小撮自命「前進」而又別具用心的投機份子，反對遷校。但，絕大多數的同學，贊成政大的南遷計劃，先旅行杭州，進而遷往廣州或臺灣，維護追隨中央政府的光榮傳統。

我是遷校的熱烈支持者，我和部份同學於一月廿五日寫了一張海報式的意見書，貼在「民主牆」上，內容大意是：

一、政大的前身是黨校，有光輝的革命傳統，不同於一般的大學；我們要緊密地追隨中央政府，亦步亦趨，一心一德，貫徹始終。

二、一個忠貞的國民黨員（當時政大改制不久，所有同學皆是國民黨黨員），要對黨領導的政府有信心，切不可因戰事的一時失利而氣餒灰心，時窮節乃見，豈能讓那些投機份子牽着鼻子走？而墜入毀滅的魔窟。

三、我們應睜開雪亮的眼睛看一看，浦口前

線已是血肉橫飛的戰場，隆隆的炮聲不時傳來，槍彈又沒有長眼睛；如果我們再不遷校，難道要等在危城內坐以待斃嗎？

因此，我們主張：

一、擁護昨天民意測驗的結果，立即旅行杭州，進而遷往廣州或臺灣。

二、政大有政大的作風和傳統，不應作他人或他校的應聲蟲。

三、願留校者，學校仍供伙食。

許多同學贊成我們的主張，而在海報上簽了學號，密密麻麻的，聲勢豪壯。那些反對遷校的投機份子，銷聲匿跡，沒有再唱反調，我們是勝利了。我這個執筆的人，在內心也分享一份擊敗邪惡勢力後的滿足感。

學校當局終於決定先遷杭州，出發日子是一月廿九日，恰巧是農曆正月初一。遷校的前幾天，大家在危城中感覺得時間像蝸牛在爬，好慢，好慢。有些同學心情緊張，就心是否能安全離開南京，晚上在隱約的炮聲中失眠。

政大學生自治會於廿五日舉辦了一場師生聯

歡會，其實，這是一次選校的離別會，沒有任何儀式，大家步行到新街口附近的大華戲院看了一場「萬象回春」的電影。內容是以臺灣風物作背景，當然還穿插了一個愛情故事；從銀幕上使我初次認識臺灣，也是決定我來臺灣的動機之一。

這次師生聯歡會，是選校前的最後一次集會；從那次以後大家便天南地北，自由奴役，生死兩茫茫，如今已快滿三十寒暑了。

選校的前一天，恰好是農曆除夕日，為了沖淡佳節思親的別恨離愁，為了跟「龍蟠虎踞」的石頭城告別，我租來一輛自行車在城內兜了一圈。發現當年的南京市民沒搶購年貨的興致，街上軍車奔馳匆忙，秦淮河畔不見尋芳的遊客，夫子廟一帶的戲茶廳已「封箱」歇業；莫愁路上行人寥若晨星，益使我別緒離愁，一齊湧上心頭，愁上加悲。

最後，來到學校後側的沉陵街，這是估衣舊貨市場，許多倉惶離開南京的豪富人，把笨重的傢俱衣物留置下來；結果任讓下女或佣人搬來這裏廉價拍賣。我是窮學生，什麼東西都買不起，惟有書籍字畫是我喜歡的；許多名貴的書籍字畫，當作廢紙出售，內中尚有清代的線裝善本，一律兩塊錢一斤，我買了七、八斤。戰亂之時文物不值錢，令人心酸淚落。殊不知，我買的這些「寶藏」，竟在從杭州遷往廣州途中遺失了，每一憶及，心中猶有餘痛。

南京城外難民窟集

廿九日是農曆正月初一，決定要南遷杭州的

師生員工和眷屬，約有五百多人。大家都起來得早，把各自的行李搬到操場上，等候上車。每個人臉上的表情是凝重的，彼此見面時沒有人說：「恭喜！恭喜！」的新年吉利話；因為逃難要緊，前途茫茫，又有何「喜」可賀可恭啊！

我們宣稱是暫時旅行杭州，如當時的國共「和談」能成功，還會搬回來。我是壓根兒沒存這種奢望。在此兵荒馬亂之際，美其名曰「旅行」，毋寧說「逃難」恰切一些。

我被編入杭州旅行團第四大隊第四十一組，是第一批車出發赴火車站。第一批車有五輛，我負責代領第四車同學的車票和飯票。因上車的地點及車號，未能事先標示清楚，大家把笨重的行李搬來搬去，好容易上了車，又要搬下來，搞得每個人暈頭轉向，上氣不接下氣。秩序雖亂糟糟的，但沒有人發牢騷，出怨言。像我這樣年輕力壯的人，當然要給體弱的同學服務，尤其樂於給那幾位「物以稀為貴」的女同學效點勞。

五輛漆着赭黃色的首都公共汽車，載了我們第一批人馬，浩浩蕩蕩地出朝天宮，經莫愁路，上海路，山西路……隆隆的車聲，驚醒了沿途街巷人家的好夢，已起來的人，以驚奇的目光投向我们，誤認是開赴浦口作戰的士兵。山西路一帶原所謂的高級住宅區，而今十室九空，門可羅雀；昔日私家轎車穿梭來往的景象，已不復存在了。

我們原定計劃是出中央門，繞道和平門車站上車。詎料，到達和平門車站後，發現在車站內等車南遷的中央機關太多，計有立法院、教育部

、內政部和審計部等單位的員工眷屬，總在三千人以上。露天月臺上，堆滿了行李，擠滿了人羣；有些人是從昨天等起的，在寒風凜冽的露天渡過了「除夕夜」。他們疲乏、焦灼、憂慮的神情，實在令人同情。其實我們的處境又何嘗比他們好到那裏？因為，我們下車後等了很久，也不見有載運我們的火車廂從下關開來；看着空盪盪的兩條發光的長鐵軌，眼睛會冒出憤怒的火花。

交通組的負責同學氣呼呼地起來，叫我們趕快搬行李上車，改到下關總站搭車。真想不到，我們的動作那麼地快速，大堆的行李，堆得像一座小山丘，不出十分鐘又搬上車了。

五輛交通車，沿着和平門外彎曲的碎石小路，顛簸地疾馳；附近住的都是從江北逃來的難民，看他們衣不蔽體地住在簡陋的矮屋內，覺得他們遭到共匪那樣殘暴的迫害後，而又流亡受苦受難；我們比之他們，倒反而覺到幸運了！

隔窗遠眺，鍾山巍峨地聳立着，南京不愧是歷代帝王之都，江南魚米之鄉。尤其是一位歷史巨人——國父的墓地——中山陵清晰可見。美麗的玄武湖，靜悄悄地躺在山麓下，湖上沒有船影，更看不到往昔新年的遊春人潮。左邊看去，南京的城牆，高傲的、整齊的、蜿蜒的，仍然堅持着，拱衛著這一座名城。當時，我真希望它發揮無比的威力，能抗禦赤色惡魔的侵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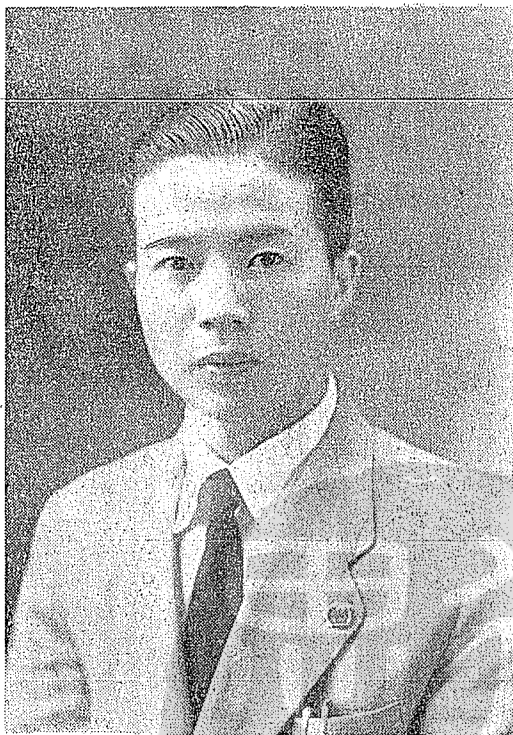
下關車站秩序紊亂

下關車站月臺上，萬頭攢動，秩序有無法描摹的紊亂。

我們預先訂好的車廂，已被從浦口撤退下來的士兵佔用。我和五位同學去找那些士兵理論時，被他們用槍托和腰皮帶趕了回來。我的右邊肩膀挨了三槍托，好生疼痛。我不怨他們，都是因共匪叛亂，搞得大家心情不好，我才有理也挨揍。

第二批出發的同學，是直接趕到下關，先到的已有一部份搶擠上車。他們擠坐車上，不敢走動，更不敢下車通空氣；因為，稍為移動即會被別人搶佔了容身的空間。

一位交通組的同學跑來報告說：前面五公里的調車上停有五節車廂，要大家去拖來。我們沒有擠上車的人聞訊，萬分高興，大夥兒循着鐵軌飛奔前去，這時，隔江浦口那邊又傳來轟隆隆



本文作者劉昌博教授在政大唸書時的照相。

的炮彈爆炸聲。大家奮勇的、與高彩烈的，把五節車廂推回下關，渾忘了疲乏。五百多師生員工才有車可坐，但有幾大堆行李無車廂可裝載。於是，大家又到更遠的調車場，將一節快報廢的空車廂推來接上，總算解決了行李的裝載問題。

我們清晨六時從學校出發，爲了爭取車廂，折騰了十一個小時——到下午五時才全部上了車。中午每個人只吃一些饅頭和麵包果腹，上車後雖是饑腸輾轉，惟有忍受了。但最難以忍受的，是車廂內人和行李擠得水洩不通，有些擠不進車廂的老百姓，拎了小包行李爬坐在車廂頂上，真是危險萬分。

在壅塞的車廂內，從下午五時等到午夜十二時，仍沒有開車的跡象。最後，大家是再也不能忍受，挑選了十幾位大個子同學找站長「攤牌」，在憤怒的抗議聲中，那位可憐的站長才勉強答應把我們的車廂掛在一列臥車後面，不願安危地開赴上海。

車子開動後，我們在饑餓、寒冷、疲乏、紊亂、焦灼、煩悶、緊張……等情緒下爆發的怒火，才逐漸消失了。

我坐的是三等車廂，靠左邊的窗口處；而車廂內男女雜沓，擠得像沙丁魚罐頭，小孩子的啼哭、大人的叫

罵，以及悶濁的空氣和各種的怪味，實在使人無法消受。由於列車所掛車廂太多，後面的車廂顛簸不已；我又就心頭上行李架的物品掉下來，打破腦袋。

在這樣惡劣的環境裏，我居然做了一個既香艷又甜蜜，且荒唐的怪夢。在夢中，我爲了爭取英國女王伊麗莎白的愛情，竟然跟希臘王子菲力浦親王在玄武湖畔決鬥；初先他一劍砍傷了我的肩膀，我回敬一劍刺中他的胸口，他倒地不起，結果我勝利了。我正擁抱住女王歡呼時，被鄰座的同學叫醒過來。

車廂內漆黑一片，原來是車過鎮江，避免共匪隔江炮擊，車上關熄燈火。我發覺右邊肩膀的槍托傷痕作怪，痛苦難熬，幾疑自己仍在夢中。那一年英國的伊麗莎白女王與菲力浦親王新婚不久，新聞報導翔實，印象深刻，我才作了這個滑稽的怪夢。

蘇州隧道釀成慘劇

蘇州附近有一個隧道，火車在黑夜中通過隧道時，據說坐在車頂上的老百姓有很多人撞破了腦袋，滾落車下，死於非命。在這苦難的日子，悲劇隨時可能發生。

天快亮了，上海也在望了。我隔窗看到江南的錦綉大地，在朦朧的曙光中飛馳而過；心中不禁興起了「無限江山，別時容易見時難」的感嘆！

快三十年了，回憶起政大從危城——南京遷校的苦難日子，等於活了兩次。（未完待續）